

中国古典文学大众丛书

爱情与侠义的倾诉



Aiqing yu Xiayi
de Qingsu
Shuo Chuanqi

说传奇

傅璇琮 陈虎 主编
张桂萍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与侠义的倾诉：说传奇/张桂萍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1

(中国古典文学大众丛书)

ISBN 978 - 7 - 5000 - 8476 - 1

I. ①爱… II. ①张…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 IV. ① I 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8003 号

丛书编辑：赵 焱

责任编辑：陈 光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张新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 - 88390778)

<http://www.ecph.com.cn>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8.5 字数：11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000 - 8476 - 1

定价：19.00 元

总序

陈虎

汉字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最悠久的一种语言文字，也是世界文明园地中表现力最丰富的一种交流工具。用这种最富表现力的工具作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就必然具有与世界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同的思想、艺术特征。由于中国社会是带着强烈的人文、理性色彩进入阶级社会的，所以在此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各种文化因素都无一例外地带有其鲜明的本质特征。中国的古代文学也不例外，她作为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学样式之一，带着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经历了 3000 多年的持续发展历程，以其辉煌的成就，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枝散发着奇异馨香的奇葩，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艺术瑰宝。

产生于浓厚人文、理性色彩这一肥沃土壤中的中国古代文学，极为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强调文以载道的教化作用，所以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和伦理道德主题。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和说教，一直被当做一种无可非议的价值倾向。所以，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大都如此。这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文学蕴涵着浓郁的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抑制了古代文人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以及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观念的束缚，使中国古代文学完全被笼罩在了理性主义的烟霭之中。从春秋战国时期如处子、名媛般的《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唐诗、宋词的不朽咏唱，悲怆倾诉的元曲，一直到明清时期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先哲、先贤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激越情怀，以及对宇宙世界的无限期待，从中透露着千古风流人物的奋斗

历程，以生动而具象的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其他部分的内容，使人们深切地领略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久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我们民族赖以凝聚、发展、强盛的巨大能源所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又生动而深刻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唐诗、宋词中的名篇警句至今脍炙人口，元杂剧、明清小说中的故事、人物至今家喻户晓，其中所蕴涵的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因此，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文化形态，是现代人与传统文化之间实现沟通的最直接的桥梁，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窗口。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观念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面对纷至沓来的现代科技和汹涌而至的各种思潮，人们仍能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人们渴望了解这种无形的力源，于是，绚丽多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成了人们首要的注目之所。但由于各种原因所致，以往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诸多著作物，基本上都是写给那些从事专业研究者的，其中承载了过于厚重的道德和伦理内涵，因而理论性太强，显得生硬枯燥，将文学史上生动活泼、充满人间喜怒哀乐的鲜活笼罩在了黑厚的布幕之下。通过这些厚重的学术著作，人们根本无法了解鲜活、丰润的中国古代文学。而那些林林总总的古代诗、文选译本，又显得过于割裂和琐碎，读者很难从中领略中国古代文学活脱的发展脉络。因此可以说，目前社会上很难找到适合于普通读者需要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趣味性读物。于是，我们策划了这套“中国古代文学史丛书”，这套丛书是向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知识的图文并茂的大众普及性读物。我们计划分若干辑，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第一辑计划推出十本，主要内容包括按照历史发展线索，介绍中国古代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相关作家、作品对其产生的影响等，基本涵盖了传统学术话语里中国古代文学中最精彩、最具吸引力而又最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

目 录

总序 / 1

一 小说至唐代而一变——传奇的渊源与特征 / 1

(一) 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 / 2

(二) 记事传人寄感慨，作意好奇逞才思 / 9

(三) 著文章之美，传要妙知情 / 18

二 异军突起，绚丽多姿——传奇的兴起 / 23

(一) 社会经济和政治对传奇创作的促进 / 23

(二) 社会思潮和文人心态与传奇创作的关系 / 26

(三) 文学叙事抒情功能的发展对传奇创作的作用 / 30

三 名家辈出，杰作纷呈——传奇的发展与主题 / 35

(一) 聚谈灵异，以传人事

——从志怪到传奇小说的过渡 / 35

(二) 亦真亦幻，情事独步

——传奇小说的鼎盛时期 / 39

(三) 传奇结集，豪侠当道

——传奇小说的演化与衰微 / 65

四 侈陈灵异之余，隐寓垂诫之旨——唐传奇的史家情怀 / 89

五 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传奇的艺术成就 / 100

(一) 因文生事，幻设情节

——严谨完整、波澜起伏的艺术结构 / 100

(二) 婉转思致，曲尽人情

——丰富多样、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 / 106

(三) 施之藻绘，扩其波澜

——精警华艳、优美动人的语言艺术 / 116

六 可称一代之奇——传奇地位与影响 / 125

(一) 传奇的价值与影响 / 125

(二) 传奇的整理与研究 / 126

参考文献 / 129

一 小说至唐代而一变——传奇的渊源与特征

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写奇闻异事。^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传奇”一词最初用于小说的篇名，就是元稹的《莺莺传》。^②后来又用作书名，即裴铏的小说集《传奇》。明人胡应麟将小说分为六类，其中之一即“传奇”，具体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几篇^③，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传奇小说大体相合。但在宋代，说唱诸宫调中也有“传奇”一类，元人也把杂剧称为传奇，后来南戏及明清戏曲均有“传奇”的称呼。“传奇”就成为戏剧和某种小说共用的名称。把“传奇”定为唐代创制的小说样式专名而又得到学界较多认可的，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称它为“传奇文”。^④本书中使用的“传奇”就是指唐人的传奇小说。

在唐传奇之前，已经有志人、志怪、笔记等小说文体，但真正能够代表唐人小说的最高成就，反映唐代小说的水准的，还是传奇小说。传奇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小说体裁。当时创作小说的文人逐渐增多，说明一向被视作小道小说创作，已经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开始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艺术

① 参见王梦鸥《唐人小说概述》，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三），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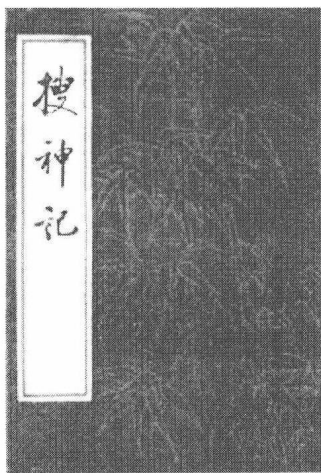
② 《莺莺传》原题作《传奇》，参见周绍良《绍良丛稿·〈传奇〉笺证》，齐鲁书社1984年版。

③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至十篇，《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活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①明代胡应麟指出：“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②由此看来，唐传奇在小说史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第一，到了唐代，人们才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其次，在内容上，唐人传奇更切近现实生活，题材更广泛。再次，在艺术表现技巧上，唐传奇更注意构思的新颖奇特、叙述的宛转曲折、文辞的优美细腻。

（一）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



《搜神记》书影

与唐人传奇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是六朝的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和张华《博物志》为代表，还有托名曹丕的《列异志》、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等，其基本特征就是题材怪异，多描写神仙方术、鬼怪变异，故事情节都比较简单，文笔也较简练朴实。也有个别作品情节较为曲折，结构相当完整，并开始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些作品富于浪漫性的想象，某些细节描写也较真实生动。这些都为唐传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九卷，第70页。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

在题材上，六朝志怪对唐传奇的影响也很明显。

如初唐的两篇代表性传奇作品《补江总白猿传》和《游仙窟》，其题材和构思都来源于六朝志怪。《补江总白猿传》中白猿精偷盗美妇人的情节与干宝《搜神记》中的《猿国马化》故事相似：蜀中西南高山上，有个与猿猴相类的怪物，凡过往的美貌女子，便被他盗取，生下孩子就送还其家抚养，所以当地人有很多是这个怪物的后代。《游仙窟》的题材和构思，与六朝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遇仙》是



刘义庆像

一脉相承的。唐传奇中有些作品借助梦境来反映现实人生中荣辱得失的变化，这种艺术手法来源于《幽明录》的《焦湖庙祝》。《离魂记》中倩娘之魂私奔王宙的情节，在《幽明录》的《庞阿》故事中已经出现。原文是这样的：

巨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送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眙，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而仿佛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征，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



《离魂记》插图

此篇作品从内容上看，只是客观记载了形神分离这一奇特事件，创作主旨仍不外乎干宝《搜神记·序》所说的“发明神道之不诬”。从情节发展来看，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描写很不明了，也没有情理可言，宗教色彩比较浓厚。到了唐传奇作品《离魂记》，这一故事把普通人的生死爱情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主题是批判父母包办婚姻的不合理，肯定和歌颂了男女青年婚姻自主的强烈要求和顽强意志。文章虽然只有五百多字，生活容量却很大。从王宙与倩娘青梅竹马写起，到他们长大后彼此相爱，之后

父亲悔婚，导致两人私奔，逃到蜀中生活了五年，再到回家省亲，真相大白，最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基本描述了两人的一生。其间有冲突、有悬念、有和解，情节完整而曲折，详略安排得也别具匠心，小说重点写了离家私奔和回家魂归的情景：

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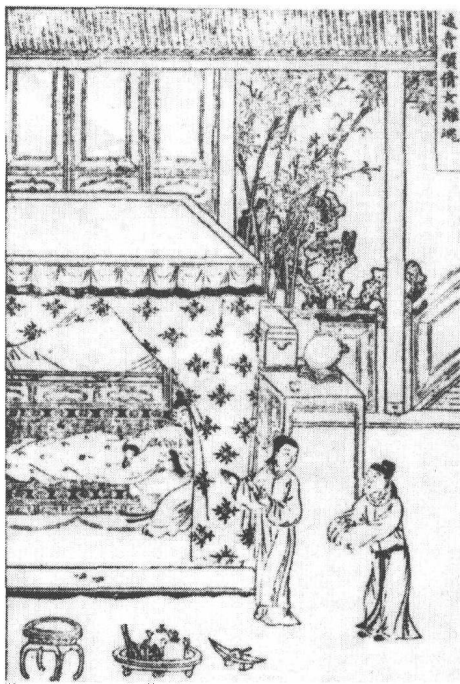
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

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

文中张、王二人形象鲜明。小说先写王宙夜半未眠，然后写他耳闻“行声甚速”，这急促的脚步声表现的是倩娘追赶离开的情人时那种急切焦灼的心态，可以看作是对倩娘的间接描写。然后，再写他眼看到“徒行跣足”的倩娘，这是对倩娘的直接刻画，十分形象具体地描写了她仓促间私奔出逃的情景。而王宙见到倩娘，欣喜若狂，“执手”二字写出了他此刻激动的心情、事出意外的惊喜和二人情感的真挚。后半段归家时，二人的动作、神态、心情也刻画得很具体，“衣裳皆重”的动态描写，让人有如在目前的感觉，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功力可见一斑。本来是个虚幻的故事，却以现实生活的合理方式发展演进；本来是一个无所依存的魂魄，却按照实在的人形予以抒写，这样，在故事结尾时就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也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两处详写也是作者在有意铺陈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奇事，并且为了达到这一效果而不避虚饰，力求刻画的细腻生动。《离魂记》并不是很成熟的唐传奇作品，但在刻画人物形象、注重生活真实、突出情感色彩和描写叙事的能力上显然已超越了志怪小说，显示出自己的文体特点。



《倩女离魂》插图



《倩女离魂》插图

中国文言小说的志怪传统一直寻存在，就狐精故事的发展来看，六朝时期的狐仙故事，多是在一些有迷信思想的人群中流传的怪异传说，很少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其中的狐狸也能幻化为人，但还没有充分展示人的思想感情。如郭璞《玄中记》里有一条《说狐》：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

这则故事只把狐精的习性和变化特点归纳描述出来，基本上没有人的思想情感，只是一种可怕的精怪。六朝志怪和唐代的狐仙故事，或详或略，大多不出这个模式。但唐传奇《任氏传》中的狐仙任氏则完全是以一个具有社会特征的人的形象出现的，文章开篇是这样写的：

至于志怪小说中写人与狐鬼妖仙恋爱的故事，如《搜神记》中的《天上玉女》、《吴王小女》、《阿紫》，《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遇仙》、《黄原》等篇，对唐人传奇同类作品的影响，就更不必说了。唐传奇作品中描写这类题材的名篇，如《任氏传》、《柳毅传》、《裴航》等，都尽量突出“异物”之人情和性格特征。这些小说尤其注重表现其性格中真、善、美的方面，对其怀着赞美和欣赏的态度。与六朝志怪小说旨在崇扬佛、道的创作意图相比，唐传奇作品的审美意味更强。从六朝以至清代，

任氏，女妖也。……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

这里作者并不避讳任氏的身份，却着力刻画她的动作、神态、心理，甚至写出了任氏与郑子在感情上的微妙交流。此传的末尾作者明确表示此篇作品是借“异物之情”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这是创作观念的一大进步。由此也可以看出，六朝志人、志怪还没有摆脱史的观念，多数还是单纯记录社会人事和鬼神异事，而唐传奇则用文学创作的观点对这些仙鬼异说进行艺术的概括和加工，创作出了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形象。

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志人小说，在记事传人的艺术技巧上，为唐传奇积累了一些经验。这类志人小说主要是记载汉魏六朝上层社会中某些人物的传闻轶事，篇幅一般都很短，但已经开始注意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艺术技巧也较高。《世说新语》善



《世说新语》插图

于抓住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典型特征，用对话、动作、生活细节等来刻画人物性格，使人物的性格神态变得栩栩如生。这样就提高了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娱乐作用。这些对唐传奇作家描写人物性格、表现人情世态是有影响的。例如《李娃传》对人物性格的描写也表现出了工细的特点：

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生自尔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友曰：“此狭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曰：“李氏颇贍，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谐，虽百万，何惜！”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

这个场面加细节的段落，与今天电影中的表现手法有些相似。先是展示了由动而静的画面：服饰华丽、人品俊秀的荥阳生骑着马从繁华的东市游玩归来，进入平康里的东门，行到鸣珂曲，画面停住了，马儿也停步了。有一座幽静深远的住宅，一扇门半开着，一个“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的女子出现了。她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荥阳生一见之下，“不觉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贵族公子的好色习气由此表现出来。他假装把鞭子掉在地上，好借此机会多看李娃几眼，但当李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时，他又犹豫胆怯起来，“不敢措辞而去”。当他得知李娃是长安名妓时，又燃起希望，不惜花费巨资，欣然而往，表现出他初出茅庐、不知深浅的幼稚和单纯。这些细节、语言、动作和场景的描写，既表现了人物身份、性格，也推动了后来情节的发展。因此，这种细节场面的描写就只是构成整个故事情节的某一个环节，是为下面的情节发展服务的。作者的创作意图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表现人物性格，或展示场面了。也就是说唐传奇是有意识的创作，这就与志人小说有所区别了。志人小说的创作者对自己所记录的轶闻多采取忠实记载的态度，并不认为自己是进行文学创作。唐代小说中也有这类作品，往往被后人称为“笔记”，可以说是对六朝志人小说的直接

继承。

唐人传奇小说改变了六朝以前小说长期流连于描摹神怪世界的情况，而致力于把富有幻想性和浪漫性的志怪精神与现实生活、现实人生结合起来，使鬼怪故事具有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因此，故事的主人公也逐渐由神鬼仙灵变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尤其是把眼光投射到生活中被压迫者身上，如妓女、士子、贫民等，其中妇女形象数量之多、性格之鲜明、内涵之丰富是令人惊异的。这与六朝志人小说主要记述上层社会轶闻的情况相比，是一大进步。唐传奇中的优秀之作，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虬髯客传》等，都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或表达某种理想，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虚构，使故事更加曲折生动。

虽然志怪小说和笔记小说也在唐人小说中大量存在，它们与传奇小说共同构成了唐代小说的繁荣景象，但真正能够代表唐人小说最高成就的还是传奇小说。

（二）记事传人寄感慨，作意好奇逞才思

从先秦两汉发展至六朝的史传文学，在描写人物、叙事故事和气氛渲染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唐人的楷模，对唐传奇作家有巨大的影响。唐代的传奇作者有很多曾兼有史官之职，或者是写过史书的，如《古镜记》的作者王度曾奉诏撰修国史；《任氏传》的作者沈既济曾撰《建中实录》，被人称为良史之才；《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也是有意向史家学习，志在编年的。此外，韩愈的弟子或门徒很多也从事唐传奇创作，而韩愈本身是担任过史官的，而且还写有《顺宗实录》，也创作了几篇类似传奇的文学传记。可见，史书传记与传奇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单从命名上看，唐传奇作品多以“传”、“记”、“纪”、“志”等名篇，

这与史传、杂传是一脉相承的。此外，唐传奇小说在篇章结构、叙事语调、人物刻画、细节描写和戏剧冲突的安排等方面，也有学习史传的一方面，但又有所突破。尤其是唐传奇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大多都有繁复精巧的结构、丰富多变的语调、特色鲜明的细节、精致细腻的人物刻画和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从这些方面来看，唐传奇并未完全摆脱史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史传有所依赖。但从中唐到晚唐的发展过程中，唐传奇作者一直在努力探索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结合，先是对真实的故事进行虚构来寄寓自己的感慨，以致用完全虚构性的故事来描写真实的人生和社会，这条线索是清晰的。其惩劝义烈之旨往往与感慨寄托杂糅，明道与审美并重，到后来流连技巧、娱乐才思的创作轨迹也是明显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唐传奇塑造了自己的品格。

唐传奇作品多是文人出于某种创作动机的有意识的创作，或对已有素材进行艺术加工，或通过想象虚构编织故事情节，或在故事中寄寓主观情感，融会贯通而成，其创作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很多传奇作家对自己创作意旨都有直接表述，如陈玄祐《离魂记》曾自述写作过程：

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祖，而说极备悉，故记之。

白行简《李娃传》末尾：

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

李公佐《庐江冯媼传》讲述自己的创作经过说：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鉞、天水赵儋、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所闻。鉞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

李公佐《谢小娥传》末尾：

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做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沈既济《任氏传》末尾：

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谪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